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七

使院石幢記

幢入面各高六尺七寸七分廣九寸
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銅山縣

使院新修石幢記

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高瑀撰

節度判口口御史內供奉譚藩書

唐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徐之從事立石紀氏於府

庭之南端初 元口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

詔朝于京師

天子當展對百辟卿士登

公

于明庭曰自理邗旣邊風變和旣裘垂辭斂衽從教

子嘉于表文武僉同今之徐方控臨東極淮海闔

越千里遙賴地產堅金俗風用對河山鬱盤 我武宜

揚故有鈇鉞印綬之賜

子之戎柄期於光大郡

邑之長司我風教蒸人壽夭繫厥二吏故別以符印備

以寮屬

子之耳目期於觀聽大野東原旣豬且

平織縞草木咸在征賦故皆命使期於營度城一十六

戶一十萬兵六十旅子盾戈戟戎車鐵馬洎翔口勦植

宜咸傾焉

公拜稽首激誠淚

俯仰交感左右動色

讓德不獲改口而東紅旌大旆發自口口都人縱觀光騰九衢以功

紹復再統僮節近古無儔是歲十一

月口日至于理所從一至于百千日無一息無一顧數忘嚮之

帝命舊府無積衣食曠乏則口聲武備

其可知矣假財于隣從儉于身戎裝完集將卒曉敢野夫行謠四郡咸康故以戰則克以祀則福境有口口口無驚波

有征之師以徐爲則

上多迺茂績

俾位冠于羣帥故有左揆之拜時無口口口乎哉

岐公之德宜在鼎彝矣噫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九皆顯才聞人爲佐爲賓誠明中和從事之道也離明

誠中和非從事之道也扶善與能鬼神潛允誰或給幽
闇謂神無知故□□同府常恐懼乎不至誠慎乎不
聞用明誠怡神離明誠媿神將此道也奉 我公
省□□□□希名氏之不朽則可轉之石烏足道哉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
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度
營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襲岐國
公食實封七百五十戶李愿 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上

攝節度副使高瑀 行軍司馬李進賢 攝營田副

使劉元鼎 節度判官譚藩 觀察判□□□察

支度□□□營田判官何授 郭行餘 節度參謀

趙季黃 節度掌書記王恭元 張勝□ 觀察推

官□□□ 張仲舉 攝觀察推官鄭據 節度巡

官閻顏 攝節度巡官獨□□□ 巡官□□

攝支度巡官鄭翱 營田巡官攝支度推官吳植

右使院新修石幢記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舊唐

書憲宗紀元和六年十月以前夏州節度使李愿檢

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史書除授

之日碑紀到任之日故差一月其襲封岐國公新舊

書俱失載其檢校尙書左僕射本傳載於除鳳翔節
度之時不知在武寧時已自尙書遷僕射矣結銜有
食實封而無食邑與苻璘碑同碑稱連帥大府今天
下三十有九而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
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相去不十年何以異同若此
不可解也記末有一行云大宋皇祐六年甲午歲二
月二日申使乞差兵匠自金銅門外出取到舊使院
碑幢二座於新使院內豎立則當時固以爲舊物而
珍之今距皇祐又七百二十餘年其可寶更當何如
石刻今在徐州此本爲江都汪容甫所贈攷歐趙諸

公皆未著錄近代藏金石家亦罕及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撰者高躡兩唐書傳稱瑀釋褐右金吾曹曹叅軍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大僕卿大和初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工部尙書又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徵爲刑部尙書拜太子少傅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綜其前後未嘗爲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與碑結銜全不合豈別一高躡而唐書無傳耶書者譚藩無傳然工書宗顏體與何顙齊名

蘇子由樂城集荅子瞻詩示岐陽十五碑詩所謂
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頰者是也岐國公李愿爲
西平王李晟第四子碑云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
奉詔朝于京師辛卯卽元和六年以兩唐書本傳
考之蓋李愿自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尙書兼
夏州刺史夏綬銀宥等州節度使至是入朝卽出
爲徐州刺史也愿之至徐州在六年十一月而碑
立于十二年九月亦閱六年之久矣傳稱無何有
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而不詳何年据舊書李愬
傳明云元和十三年五月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

軍節度使代其兄愿此碑蓋立于愬未受代之年也文但有序而無銘且建幢而非碑皆與他碑之頌德政者異後列屬官姓名幾二十人而撰書之高踴譚藩仍列其中二人外惟鄭據見全唐詩云滎陽人右龍武軍長史與碑言攝觀蔡推官者不同餘俱無攷此碑爲嘉定族姪元勳官徐州教授時塌以見寄碑尙完整字亦道媚可寶也

柳宗元龍城石刻

石殘缺僅存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三分八行行四字行書在廣西馬平縣

缺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元醜

元和十二年 柳宗元

天啟三年龔重得此于柳公井中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

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柳子厚龍城錄

按龍城錄所云與此微有異同偽書不足憑然茲刻實宗元書也

謝啟昆粵西金石畧

按此碣在廣西柳州府馬平縣柳侯祠內馬平爲柳州附郭州在唐天寶初爲龍城郡乾元初復曰柳州寰宇訪碑錄題此碣曰龍城柳碣自歐趙以

來皆不見著錄故向無標題而碣文亦祇六句首
句城柳上泐一字据天寶舊郡名當爲龍城而因
以龍城柳爲碣名也未署元和十二年柳宗元以
元和十四年卒此碣在卒前二年昌黎作墓誌銘
不詳宗元刺柳之年兩唐書傳皆云元和十年移
爲柳州刺史則其刻此碣在到柳州後二年矣昌
黎撰羅池廟碑云柳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
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云云飲

金石錄卷一百一
六
酒驛亭事在題此碣之明年其竄斥荒蕪埋厄感
鬱之槩此碣十八字中已畧寓之矣龍城錄託爲
役者得白石微辨筆畫云云設爲恍惚之辭謝中
丞斥爲偽書不足憑良然

憲超塔銘

石橫廣二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三
十行行十九十八字不等行書在淳化縣

興國寺故大德上座彌憲超塔銘

并序

京莊嚴寺沙門元應撰并書

上座俗姓太原王氏累世京兆涇陽人也童子事師年
過受戒報終七十有六僧夏而五十焉業精妙法於大

應八年試業得度疑名住興國寺也

上座行操寒松戒德霜白道洽羣物而悲敬齊行持念
無虧經聲不掇優曇花之句偈曉夕相仍分陲利之開
敷香風不絕向萬餘徧稟學定於惣持東院繼七業之
蹤蕤心燈於巨夜之中明終不絕而忽於今年覺是身
虛憊氣力漸微絕粒罷食唯茶與乳右脅而臥四旬如
生命入室門人上座子良都維那智誠等曰吾今色身
應將謝矣怒力勤策法乳相親金泉瓊及梨園鋪吾之
衣鉢將入常住以爲永業言已帖然累足而去也門人
子良等號呼慟天空口血灑澗流汨咽庭樹摧枝川原

無色悲風慘然巍峨馬塔崛起於西原颯颯松吹金龜
之田卽於其年三月七日於興國下庄淨室飛香神顏
不易狀若平生醜爾終矣門人子良等採以荆珉徵搜
哲匠鑿於金石刻之以銘欲使後賢而知今矣詞曰
飛行嚴潔 松篁比貞 秉志堅直 如岷如荆 衣
珠內瑩 獨耀心靈 精持妙法 德冠羣英 四句
絕粒 而亡內通 諸漏蠲除 聖賢不測

唐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月辛亥廿日庚午崇建
金龜鄉臥龍里紀也

門人子弟 上座子良 都維那智誠 子昇 子

馮 子琮 子倫 子英 尼弟子戒盈 童子阿

萬 姪王燄 仇元誠 史湊 趙拚

法華邑人 史清 趙杞 房慎疑 牛雲 劉興

韋牧 宗悅 張政 敬環等

李光進碑

碑高九尺九寸七分 闊四尺一寸七分
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 行書在榆次縣

大唐故朔方靈鹽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
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刑部尚書兼靈州口都督府長口口史大夫安定郡王
口口尚書左僕射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楚撰

嗣子季元書

口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制靈武之二三年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

皇帝遣中貴人賁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旬有者八日口口厥命享年五十七矣

制詔

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賜賻然後以左揆之璽印書綬告于弟焉其年嗣子季元河口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燧口陳許節度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毅元次曰綬元宣義郎行太原府

太原縣尉次曰宗元口曰吉元血泣柴立護裳帷南歸
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 我尙書左僕射安

定王子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禮也

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於南單于左廂十二姓代有才傑繼爲酋
帥嘗統數千廬落號別部大人貞觀初 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

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

仍充靈武豐州定塞兵馬使

大父襲之無祿早

廿 先父良臣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

方先鋒左助兵馬使夫以三葉之忠厚一門之信謹宜
錫祚靈降生峻賢 公形清而視明神全而氣和

猿臂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

公

之伯姊器

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略由是

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于蒲次以愿恭事朗寧王自良鎮於并或典領先偏或訓齊部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緣手風生過目冰斗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替奏兼殿中待御史工部尚書滎陽公僮杖爲爪牙表兼御史中丞大司空嚴公綬擇賊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范公希朝求軍中之售遷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事百君於公見之自時而後氣槩昭宣風聲流聞人望

歸厚

天心委重由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

馬使代北軍口超遷工部尙書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朝家思所以優寵

尊異于

公者無所愛焉八年秋遷爲秋官政拜

靈州進階至銀青封口于安定賜姓李氏列於

宗籍追命

先君儀同爲工部尙書

先夫

人史氏爲代國太夫人

君臣交感家國儲慶焜

耀充塞有如是耶十三年春口忠武軍節度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威郡開國公光顏旣平淮夷秉圭來

朝疏

公官伐德善

涕洟見請以表丘壟又會故吏御史任口則條二府政
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警口追球琬譽云惟 公

口毅直清潔矩疋明不爲物遷能以貞勝忠信之教自
形於心術孝悌之行每合於天經口昔國太夫人嘗有
霜露之疾 公與今司口左右就養不口冠帶者

累月其口鴈門也先惠訓而後武斷清靜之政成愷悌
之化流鯨孤遂安奸盜訖熄貞元中 孝文之心

在宥天下無何李鄭二師相繼物故大司口口公亦用
寬和統三軍轅門武人驕蹇自便及 公之都紀

綱也言詞約而必信號令明而必行堂皇之上聽無譁

大旆之前立無跋范司徒之東討常山也軍旅之事口
以咨之或壅水以絕其歸居或斷橋以防其口集緊君
有命皆我之爲開網竟從於

朝旨改轍無失於

戎律其在振武也懲邊候之不修黠虜挺突我人離落
於是選騎或期揚威稜於沙磧寇皆愕眙深潛而遠道
矣病公田之不闢豪家射利我庚空竭於是置吏立程
懸信賞於表綴農皆鼓舞寒耕而熱耘矣罕羌之豪曰
懷榮曰黑口口賊懷妓橫於二口前後握兵者率不能
禁

公乃飛語以速其卸開恩而息其意寄聲疾
力如取懷中而殺之風清河湜威動朔漠遷之至于靈

武亦猶是也而加之以口仁因之以廉平夫家之雋有
恒經井地之征有定制生物滋殖齊人樂康利澤四布
淑聲一口時縣官加兵蔡人且三年矣楚方奏薄伎于
內庭雅知將欲徵口於荆方濟師于許昌謂肺
肝之可見俾手足以相衛

公亦義形于色情發

於中或攘臂而言或投袂而起豈天緩狡童之戮于終
歲也翌日而

公疾浹旬而

公病不月而

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
聞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葬而登於壟者星奔豈止笏
面判心輓春罷市而已嗚呼黑山雖順赤嶺猶虞而懼

卿宰木已高壽宮永閑懷忠憤者得不太息而掩涕乎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
歸銘曰

天有風霆是爲威刑國之斧鉞川以征伐明明

我后耀武敷文螭螭我王砥節遼勳皆在偏裨與道則
直洎司經紀其儀不忒一麾出守十乘啟行籓籬單于
襦袴朔方心與口同政由己出塞上師壯軍中虜實旣
宜夫忠宜奏膚公西馘吠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方
崇身已滅兮名已空罕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黑栢夕悲
風

光進與弟光顏竝為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顏功最
 高唐書二人竝有傳光進碑在狐楚所撰光顏碑李
 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
 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
 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
 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積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子
 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
 朱錫嘯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
 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記中矣

金石文
字記

按碑云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年五十七其先附

跌氏出於南單于十二姓貞觀初祖賀內屬父良臣
爲雞田州刺史光進以隴西公說滎陽公僖大司空
嚴公綬大司徒范公希朝薦云云新唐書有名無字
如封安定郡王及其祖父皆在所遺表薦者惟王承
宗與范希朝而已檢校工部尚書與碑題刑部尚書
異皆當以碑爲正至兼御史爲代州刺史及光顏先
娶母死光顏婦藉貲財貯納管鑰光進泣而反之碑
亦遺焉子季元燧元毅元綬元吉元夫人史氏以乙
未六月薨越十一年葬而無紀元傳云元和四年表
薦爲都將俄振武節度遷靈武當薨在元和十年葬

在寶歷元年也

金石錄補

光進以元和十年六月卒于鎮十一年二月還葬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十三年春弟光顏平淮西入朝請于天子得立碑于墓朱錫鬯云光顏請于朝葬其兄者蓋考之未詳耳碑無建立年月攷宰相表合狐楚以元和十四年七月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五年閏月爲門下侍郎七月罷以楚署銜驗之當在十五年無疑潘次耕題作元和十一年亦誤也傳云年六十五而碑作五十七當以碑爲正光進字耀卿封安定郡王光顏封武成郡開國公皆傳

所未載其稱李自良爲朗寧王亦未見于史也文云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媿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
與歸范文疑趙文之誤又云贈工部尙書李奉國碑
公之伯姊奉國者本傳所云舍利葛旃也

潛研堂金石文獻尾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據撰文者令狐楚結銜爲門
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證以唐書宰相表是此
碑之立在元和十五年閏正月辛亥入相以後七
月丁卯罷相以前之事矣然據碑文是元和十三
年春光進弟光顏入朝疏請立碑不知何以遲至
兩年之後始撰文而立之也碑云越十一年二月

己酉葬乃是元和十一年非謂卒後十一年金石錄補謂葬在寶歷元年者誤也兩唐書光進傳敘事甚簡不如此碑之詳然碑有與傳不同者光進之卒新傳不詳歲月舊傳則云元和十年七月碑云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句有八日口口厥命若是卒于七月碑當有七月字不應僅云旬有八日此句有八日卽在季夏一月之內則是卒于六月矣碑云享年五十七兩傳皆云六十五此其尤異者也碑云葬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山西通志陵墓卷太保李良臣墓在榆次縣北

十里趙村西李宗閔撰神道碑曰貞元十一年八月葬于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子光進令狐楚撰碑卽謂此碑光顏墓李程撰碑亦云葬于太原縣東孝

敬原以輿圖證之榆次縣在太原府城東南元和郡縣志云去府城五十六里故孝敬原在榆次北十里與碑言太原府東四十者合也碑云公之先本阿跌氏出于南單于左廂十二姓貞觀初大父賀之率其屬來歸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云云元和八年秋公遷爲秋官改拜靈州賜姓李氏列于宗籍舊唐書傳則以賜姓在六年爲異而賜姓爲

光進事則傳與碑同至通志氏族畧云阿跌氏九
姓阿跌部爲雞田都督唐軍于都護振武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阿跌光進元和二年詔賜姓李名光
顏陳許節度使是以賜姓爲二年事旣與碑異而
又似以光顏爲卽光進所改名則更誤矣碑稱其
父良臣曰先父又曰先君母史氏曰先夫人揆文
人稱他人之父母加先字始見于此碑書我庚空
竭庚作庚是筆誤旬有八日有字下多書者字旁
用點抹去之其例亦始見此碑

南海神廟碑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碑在廣東南海縣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

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
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

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
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祀號祭式與

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
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
史行事祠下事訖驛

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

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

風將

往

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病解而委事

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言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尊牲
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
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旨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
害元和十二年始

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
直方嚴中心樂易愼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
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
皇帝名

乃

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

某恭且嚴如

是

敢有不承明日吾將祠廟下以供農事

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
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
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

開除

月星明概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

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

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恠慌惚

畢出蜿蜿虺虺來享飲食闋廟旋鱗祥風送颿旗送颿旗

麾飛揚掩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

鸞龜長魚踴躍後先軋端坤倪軒豁呈露祝之之歲風

災熄滅人狀魚蟹五穀肯孰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

之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

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臺艾歌詠始公之

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

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

與足於是免屬州貢進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
良而康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
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
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
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節祝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那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濱之隙既足既濤故不均宏俾執事
桓公行勿遲公無遠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舊唐書孔戣傳戣授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
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
州作詩以美之今此碑後繫以詩者當謂此也然傳
謂在潮州不知其已移守袁州矣唐書禮樂志五岳
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至四瀆則畧而
不著祭日今碑稱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知與嶽鎮同也又稱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致祭志文亦不詳其事此

文集本與石本異者惟海嶽之祝碑以祝作祀祀之
之歲碑以祀作祝又碑題集本作南海神廟碑石本
闕入廣利王三字

授堂金
石跋

按此碑裝本今取畱耕王氏宋刻昌黎先生文集
本校之文集集注云首有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
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
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
建今裝本陳諫書下失并篆額三字并失其後年
月一行文內故海岳之祀集本祀作祝故常以疾
病解集本疾病下有爲字故明言齋廬集本作明

宮敬祭某集本某作其米三萬二千斛集本三作
四又補注泐文十九字末句誅其尤無下裝本全
缺今補注一百二字又詩八十字然後文全可讀
也碑立于元和十五年十月兩唐書韓愈傳元和
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迎佛骨愈上疏諫憲宗怒
甚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上欲復用愈而
皇甫鎛惡愈狷直請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然
則昌黎之撰此碑蓋到袁州未久也書者陳諫新
唐書附王伾傳云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
州刺史此碑結銜是其所終之官也碑云南海神

次最貴號爲祝融此語本太公金匱見昌黎集注
冊神爲廣利王乃天寶十載事碑云元和十二年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京師至齋祓祝冊云云兩唐書禮志不詳祀嶽鎮
海瀆之儀文獻通考載德宗貞元二年太常卿董
晉奏五嶽四瀆伏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
日祭之其祝版竝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
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勅旨宜依仍
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据此知御署祝

版事已久停而復行者始自貞元二年檢通考後
附開元禮但詳五嶽四瀆之儀而嶽瀆祝文亦附
其中不見有祭海之文大約海鎮亦率此行之碑
文所謂祝冊自京師至冊有皇帝名上所自署語
與董晉奏合碑云五鼓既作牽牛正中者月令季
春之月旦牽牛中此爲立夏行事之徵碑文前紀
南海祀典後紀刺史孔戣德政末附四言韻語是
詩而非銘故舊唐書孔戣傳云愈在潮州作詩以
美之搗文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
歐人之請而作此也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四代孫

巢父之從子附巢父傳殘由華州刺史潼關防禦
等使入爲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
使崔詠卒三軍請帥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
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度以祭酒孔殘
進卽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傳
所載殘政績大較與碑同蓋卽採用此碑也

皇甫湜浯溪詩刻

石橫廣一尺九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七

分十二行行十一字正書在祁陽縣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慙心

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

全唐詩卷二十一
三
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威邁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
而神上與千季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
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賴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

按此詩缺泐三字今檢全唐詩補注于旁標題題
浯溪石四字而詩首句云次山有文章似係贊美
元次山之中興頌也然意無專指惟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是卽指刻中興頌之石屏也此刻與
全唐詩不同者二字溪口啼素瀨徒倚如有賴全

唐詩啼作揚賴作待當是傳本有別也詩末題曰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新唐書傳湜字持正睦
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上工部郎中東
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其官侍御史內供奉傳所
不載其書此詩亦無歲月因附元和之末持正在
元和時最有文名幾與昌黎相等觀昌黎和其陸
渾山大詩其能爲長篇可見然多不見於世惟石
刻中有此一詩洵可寶也

朱孝誠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十
八行行五十六字行書在二原縣

唐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守內常侍員外置同正
員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朱
公神道碑并序

忠武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臚方郎中兼御
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蘇邁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行常州司法參軍上柱國曹鄴
書并篆額

天垂四星環拱

帝坐降精成象崛起輔時內則

銜奉

絲綸伏勤夙夜外則監護統節鎮靜邦家宜

其榮冠貂蟬名香竹帛公諱孝誠字孝誠京兆三原縣

人也自姬周分姓由小邾建家隱屠肆而名動諸侯居里閭而勢侔卿相雲博肆直於漢世然據曜文於吳庭綿綿不絕廿有榮位皇祖游仙皇考珍玘竝育德當年鍾慶千後公弱冠入侍以謹密見親咫尺

天顏

左右皇極克勤專對休有令聞貞元中

德宗新

平寓縣戎臣專閫多不自安任非其人情則莫達使乎之選

朝廷爲難公時妙年早承

恩渥累

馳駟駟所至風從對敝

王休復高敏捷累踐要

職官更局丞幹蠱之聲自茲益大尋加朱紱銀章以旌能也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

命

於假擾之際撫諭於谿洞之中遂使投戈感恩

般枉向化掉三寸舌息數州兵古人所難公有餘裕拜

官闡令上護軍以寵勞也 先皇深憂漠北慮啟邊

患公密陳嘉謀請城天德許 詔既下仰辦於公量

財揆日躬先板築胡馬不敢南牧漢兵休懷西歸保護

塞垣萬代之利攻心斷臂復覩於今授承議郎內侍省

內謁者監以酬勲也屬元戎授鉞問罪淮西 恩

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公素懷忠果徇

國忘身每竭家財以周軍用時經行陣或被傷瘕親自

撫恤問以疾苦布 皇恩於閫外推赤心於腹中

士皆感激人百其勇故能綿歷三歲終始一心克定淮
夷剪除荆棘過合流下郢城功伐彰明

上每嘉

歎遷朝議大夫內常侍旋以內憂請從喪紀

詔命

不許遽令起復是歲李師道違逆窺竊近郊

憲

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
監撫初入寇境方何地形爲賊埋伏乘我未備公行從
之騎纔廿人決機方寸之中奮發倉卒之際策馬直進
突其堅鋒左拂右旋所向風靡以少擊衆古昔無儔威
聲益雄士旅爭進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賊平還鎮

寵

詔繼至加寧遠將軍上柱國澂蔡牢落陳許瘡

癸二年之中四更節將公撫新懷舊軍部怙然既盡禦
衆之方真得監臨之體享年五十一元和十五年七月
廿日邁疾終于許州之官舍部曲表請歸葬長安有

詔追贈曰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內侍省內常
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朱孝誠祇事左右勤勞
歲時言念忠誠常所委用出入內外迭爲監臨廉以居
貞和而得衆將我成命奉以終身閭口云亡是有追口
昇階進秩式慰營魂可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王人臨門哀榮備至口抱謙恭之性有適時之才
備著勲勞曾無矜伐每口榮獎漫形于色午叅之口變

珍子之薦賢兼之有也駟馳二紀出入

四朝送

往事居物無橫議方將振翼天漢展步雲衢蒼蒼不仁
摧我貞幹夫人王氏輔佐成家克修婦道中饋有譽偕
老忽乖痛移天之禍盡晝哭之節嗣子富平鎮監軍朝
議郎內侍省掖庭局監作上柱國士俛能襲弓裘善繼
先志明時竝 侍旬服監臨榮口六姻貴昭

聖世次子士倫初從筮仕投跡要司皆蒸蒸之心願
申岡極以遇久同 王事備詳勲績萊田非久陵

谷易遷傳之不朽在乎貞石銜悲紀敘無愧乎詞銘曰
入侍重閨出奉 紫泥星躔往復駟騎東西伯靖

負阻嘯聚五谿宜

我威恩革彼昏迷北難獫狁

侵擾黔黎乃城天德上千雲霓下視虜馬遠如醯鷄桀
口態盡窺塞無蹊再監滑許滅蔡平齊智勇雙高功名
日躋紫綬金貂

恩寵極兮悲涼部曲嗚咽鼓鼙

佳城白日草露凄凄

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二月戊辰朔五日壬申建

右朱孝誠碑在三原縣乾隆戊子歲縣人培土得之
頃江寧嚴侍讀冬友遊秦中歸摹以遺予書法流麗
可愛案唐書憲宗紀載伯靖之降不言何人所招致
嚴綬傳則云遣將齋檄開曉羣蠻悉降亦不言所遣

者何人讀此碑乃知孝誠實銜命以行孝誠乃中人
非綬部將亦足以裨史文之闕史稱伯靖徽州蠻碑
作敘富以碑爲正孝誠爲李光顏監軍平淮西破李
師道皆預有功光顏自忠武徙鎮邠寧孝誠仍留監
忠武軍碑云激蔡牢落陳許瘡痍二年之中四更節
將撫新懷舊軍郡帖然蓋紀光顏徙鎮以後事忠武
軍初領陳許二州元和十二年增領激州十三年又
增領蔡州故兼舉激蔡也其云午參之機變繆子之
薦賢此用春秋傳伍參戰國策繆賢事伍參古今人
表作五參說文五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是午

與五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有云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命于叔擾之際撫諭于溪洞之中者謂六年伯靖寇播費二州事也以八年爲崔能嚴綬潘孟陽柳公綽等所破降云元戎投鉞問罪淮西恩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者謂九年吳元濟自稱知軍事詔嚴綬李光顏李文通烏重允合軍討之也云是歲李師道遘逆窺竊近郊憲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監撫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者謂十三年光顏徙義成節度使帥陳許兵

攻師道于濮陽拔斗門杜莊二屯事也其爲監軍卽在其時又云出入四朝則其入侍之初猶在代宗時

也

關中金
石記

朱孝誠以宦者爲忠武監軍薦歷華隴而有妻王氏有嗣子士俛次子士倫史稱李輔國娶元擢女奉勅爲之唐內侍之橫其有由也夫碑言問罪淮西以護許軍攷是時光顏爲陳許帥而孝誠奉命與之左右益不獨梁守謙一人往撫蔡師也又言李師道窺竊近郊案本傳師道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

數萬斛倉百餘區卽指其事

授堂金
石跋

梁守謙功德銘

碑高一丈五寸七分廣五尺三分四十六
行行八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邠國公功德銘

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雲麾將
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楊承和

撰并書

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待
詔陸邛篆額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爲佛三身牙相應化無所從來百
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

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
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
而有質先天地而亡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
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小德
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衆星之表月立萬
象以尊天因喻發揚憑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丘者
不知仲丘之聖加口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
諸佛非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觀
秋豪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卽尺晏秋豪擬於
人卽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夫子之堦牆瑚

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口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
卽迎毗令人拘那貴族皆辯搖金利名振鐵圍駢六賊
如眾鳥之避鷹鷂攝四魔若百獸之畏豺武而性海無
底惠峯穿霄善入一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縛不捨用
心嘗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已之
法隨滅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
能銓二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
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卽知覺逐滅生生隨覺
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桂外緣於見
性解出人表堪爲代師儔諸法王則吾豈敢何者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瀾
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
於幻強立真假曾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
無所行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
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
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道者大矣哉若非天下之
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化行西土神光啟夢象
教東來思玉臺而口挹鷲峰仰金偈而虔瞻貝葉身已
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
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卽

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有是經處卽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首事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公曰守謙職是禁營那家重器居繁不亂兼抱緇黃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憲爲甲冑清慎爲戈矛跡尙 彤闈名高 紫闥至元和初授銀瑋佐 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近 天得志江海五年加金紫掌 樞機渙汗流心散爲 膏雨 如絲入耳開展成綸捧 白日以揚光戴 青天而翼 化虛事之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遇蔡人逆戎事興 天討未平

干戈在野

天心恐師者矣而誅剪未就乃命公撫

衆觀敵審度遲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
暢 鴻休利萬物以車塵相屬暴整戎事董護諸軍與
將師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綰六奇之辯卽濤生巨浦
雲出深谿或察五間之情卽趙括穿楊楚金伐木若有
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旣張我車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
死齊賞罰而奮鬪爭駐蓄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
卒張詭道雜旌旃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
爲鋒銳詐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書掩沙河
葛伯之賊交遁合流宵渡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雷勢

同激電似霜霑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
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全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餘賊
保廻曲官軍圍郟城我鼓音方厲武旅方維振利柄而
目無全牛執其吭如芻豢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
樓滿空矢石相接經四十日燿火矢繼人無鬪心畏夏
日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邀公匹馬視師撫納
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啟開拔轡而入醜類
或鼓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
不徇國家之急成其名而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墜
輿尸覆族誰與咎耶

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

澤潤心宣 化清耳能悅生避禍者當聽之曰 明

明天子清問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盜所制而
臣節難全犯弧矢之威當剿絕之斃圓首方足莫匪情
靈念其瘡痍實可惻惻然遠予戮汝而不赦恭命活汝
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不幸而爲
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謹口曰 皇上

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
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教而九有小康小武功而
天下大理嘗欲戢牙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
不方不能安時處順守衛中國而罪咎自結厲階彌崇

卽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况 天德好生容長萬
物是以曲閱洗汗旁設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將士
等久遭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燼重燃枯條再葉國刑
當宥威賜無辜豁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
匣刃菹菹觸地血流向 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
一人十萬 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烹飪方因
惡鳥巢傾折翼於此 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
監門衛將軍飛 詔追還 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
牖捧造化之關撻勳隨日厚望逐時深公之美也不滅
直以沽名不愆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

年 天口膽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
印投兵符司 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
牧難踰高光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
道樞不撓薄嗜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匡護傳流酌
之不竭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
謹於大興唐寺花嚴院爲 國寫古今翻譯大小乘經
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入其門凡是
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
于精利焚香而就筆硯擇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
去之人不約而自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

墨沼之上花開方絮之中衛索分鑣王羊竝驚各行軌
轍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徘徊安住法輪必資
豐敞作制惟永壯我 皇都豈得爲工者不極其妙爲
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於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
逃繩墨之下於是彩棟霞張雕楹雲布朱扉洞啟縹壁
含光羽族棲於綺窓麟介遊於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
螭之梁藥叉命徒競戴岌我之拱衆靈翼衛諸天護持
恍惚莫辨其形來往不留其跡又於堂內造轉輪經藏
一所刻石爲雲鑿地而出方生結構遊□□緣立無數
花幢竊比兜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

奪真鷓鴣若飛而不飛虹螭似走而不走欒櫨櫛比雜
之以琳瑯棖楠駢羅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
璀璨相輝煥麗交映離婁規之炫目公輸閎之奇□□
歲古人多有慙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歟於是方表含輪
虛中不滯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杖德
者恣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
涼甘露應心而滴瀝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
尚者□□其淺深譬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礙礙
踈數其外或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爲嚴飾或造菩薩
天仙之類周匝其旁白璧成容玉眸高視黃英作相金

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佞於屈伸獻無聲之樂終不
煩於音律五色口口亂其目八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樸
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磷或虔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
堂北別立鏡燈朱燄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
緩之奇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
於是羣藝畢衆工歸八龍口軒四王護闈雨露香砌何
塵垢之蒙潤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
聞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
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
若德豈同 聖代則而行之伏惟 長慶文武

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
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寰瀛受賜坐超湯禹立竝羲軒
駮嶽瀆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
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綏
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 委擢如荷 丘山蕭艾空竊
於 春陽螻蟻每慙於 雲雨脩持□□允奉 穹蒼
上顯 冕旒伏增驚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映滄宗
於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纖美見容知
大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多
藏勇於施捨聞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上續於

金剛經疏卷二百七
恩光啟導法涯永資於德澤

帝曰俞卿以

檀波羅福保于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
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寵
之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
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七人御斯信馬
駕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持正念調服其心爲
國傳經乃至無算 陛下得佛祕印行最上乘於

多劫中爲人 父母遂令釋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
寶雨而潤及四海布香雲而蔭乎千界口天之下孰不
蒙益受益之利上集 一人伏願 寶觀天齊金輪

獄固永居億兆之上克承無疆之休

帝悅依奏公

曰克樹有爲期於不朽略須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

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辭曰小子蓬茨劣人

跡度卑淺無當時口用之効有僻陋至愚之累 靈波

曲潤幸得充乏幾歷星歲繆廁 下風聞可道之言觀

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褒稱至如走 光塵俟 嘉

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葺口具 德美愚人不敢當

公不聽又辭曰抑短羽齊九臯之響殊不驚人使弊足

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且力小未任况逐

日無功而敢煩羈勒 公又不聽是以磨鉛赴 樽俎

之割策鈍當 天衢之駟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輒盡
野辭書于琬碧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聖子有
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彼十名高談四諦能拔
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劫瞬目所睇微塵刹土疑心所
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入正齊列
三乘竝舉惆悵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群魔愁謗歸
歎歸歎飭彼迷忘優曇忽折摩丘驟喪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猗歎大雄情靈藩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藏諸不
理顯諸不亂託跡光周遺宗炳漢操之卽存捨之卽亡

如來寶印付囑 我唐必正墜典克續頽綱法雨一

潤佛日重光真諦所歸域中之 大無爲所及宇宙之

外幽宗默識靈機暗會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旣崇其化

邠國欽承久積吉行發言相膺意馬早繫心猿不升

出彼夢宅如上尚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
作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雲赴

壽山澤歸 福海會峯永固波瀾不改衆善斯立野

光耀彩樹彼勝因憑茲爽塏順生攝生從俗出俗因機
立化賢愚共欲精廬大敞材力豐足購口口金開塔累
玉大匠誨人必先規矩大巧垂美亦先棟宇墨請操繩

般求執斧樸斫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所度十
圍之松備千制作鈿飭土木海物交錯藻井舒蓮含芳
吐萼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環次競麗華璞爭新馳光耀
谷浮彩榮瀆既美且良悉得其真實樹成行寶塔上聳
善安不拔善高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接擁蓋若天垂花
如地涌實以方外四門不扇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旃檀日照彌磬鏡開八面燈傳一
光夜口素魄晝助紅芒齊明隱顯等鑒行藏青平潤久
心直燃長忍鎧常穿四魔不肖智劍常拔三火不怯何
以奉佛剎那散業何以奉國演日成劫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爲銘之書之者也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
銅華

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憚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入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

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此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苑
琳瑯

右邠國公功德銘楊承和爲文而書之承和一闈人耳安能工於文辭且書法精妙乃爾殆當時文士游中官之門者爲之假手也守謙以元和十三年充右軍中尉至大和元年三月始致仕以王守澄代之蓋典禁軍者十年故穆宗文宗之立皆預定策功唐書宦官傳劉克明弑敬宗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承和事見于史者惟此爾碑以

尺晏爲尺鷁芻豢爲芻豢皆異文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愈平淮西碑稱守謙出入左右命撫蔡師碑中云
蔡人迎戎命公撫衆與之正合守謙于興唐寺寫經
爲國祈福故立此頌碑末云天水強瓊墓勒并刻字
強瓊亦中人見其妻王夫人墓銘碑額已失文獻通
考唐六譯金剛經恒農楊翺集中貴人楊承和集右
軍書刻之興唐寺亦應是其時所爲

關中金石記

承和題銜錢少詹事引唐書宦官傳謂承和事見千
史者惟此案舊唐書李宗閔傳宗閔因駙馬都尉沈
巖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

之于上前後鄭注發沈熾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
元素沈熾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唐書王守澄
傳帝疾元和逆罪人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
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
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
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是承和結黨坐貶見于史
又其一也明都太僕以守謙在唐史宦者無傳惟憲
宗紀元和十五年有其姓名又引韓文公平淮西碑
載守謙撫蔡一事案舊唐書穆宗紀左右軍中尉馬
進潭梁守謙魏宏簡等請立門戟從之文宗紀寶曆

二年敬宗遇害賊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
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
迎上于江邸又相傳憲宗曰此惟李絳梁守謙知之
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更與碑所載元和初佐
密命合都氏皆失引長安志丹鳳門街東來庭坊有
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

長堂金石錄

李良臣碑

碑高一丈一尺廣四尺三寸二分二
十五行行六十六字正書在榆次縣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鷄田州刺史御史中丞贈太保李

公墓碑

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上柱國李崇撰

儒林郎試果州司馬騎都尉楊正書

庚子歲

嗣天子既卽位乃訪於百執

事曰

先皇帝平定海內口興我唐惟

二三臣功孰爲大僉曰邠帥司空光顏其尤者也始戰于口又戰于蜀大戰于蔡終功于齊皆著嘉庸實爲上將

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廷口爲

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姑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

天子詔公

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于許昌又數

月口口軍反逐其師立其次將宋以請

天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既拜

勅口以麾下萬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口傳于城
下賊衆惶駭斬宋首以獻汴宋平

朝廷冊

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
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

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方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曾
王父始自北土口于

天朝廿忽部兵爲國

保障 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神
將儲口口社集光顏弟兄今 先人盛德不彰而光

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
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先公之

美於後廿於口口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久
而益傳遂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命惟

恐辭不敢當伏念數日以為百吏於宰相皆寮屬也又
何敢讓口視功行狀口口其語曰太保諱良臣

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于弱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
之其後子孫廿廿為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為氏至太保

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口口長爭歸之常思因
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唐初受

命

太宗文皇帝已卽大位公遂率其

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

太宗召見

與語奇其材能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
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
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口西戎北虜之間口口口
聲卒皇考諱延豐嗣立夔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口上柱國卒贈工部尙書太保素以寬厚
勇敢爲部下推伏旣襲位每謂其將按曰自吾祖歸國
口
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
山用幽燕勁卒口濟河陷洛而崤函不守

靈宗幸巴蜀

肅宗幸靈武公聞

之慟哭□□□曰吾平生志業常已布於諸君今

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眾皆感激許
諾乃馳詣 行在 肅宗□之委

以腹心

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

拜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助兵馬
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沉默多斷軍中之事一
口吞公尋遷御史中丞別職如故以寶應二年七月廿
三日薨於河中口所享年卅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
葬于太原府城東卅里孝敬原太保少爲阿史那可汗

所重以其口女妻之實生三子長白光玘爲朔方都將
不幸早夭次日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尚書嘉贈左僕
射少則 司徒元和中

憲宗章武皇

帝以僕射 司徒口在第一賜姓李氏屬藉于宗正追
命公爲太保夫人史氏爲燕國太夫人銘曰

太保之先蓋出軒轅奄有北狄甘爲大人綿綿于載以
至光祿雄材多斷率衆內屬是時

口帝初有天下實命光祿定居朔野錫之城邑車服旌
旗北制獫狁西富昆夷尙書承業克有威令統部益繁
兵車尤盛是生太保兩有忠孝誓酬國恩以承祖教燕

盜南叛

肅宗西巡傾河陷洛遂擾三

秦公聞慟哭悉率騎士馳詣

行在請先致死

帝用嘉歎俾雜禁旅夙夜勤勞在

帝口所

帝收京闕因定

兩河推鋒陷陣公實居多口口口口口口位品秩威

儀俾同三事雖受嘉命未登大臣不口其德乃相後人

僕射繼武勇如黑虎口口桓桓殿茲西土 司徒特盛

爲國上公入持相印出錫彤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帝嘉元侯追命

祖考既寵尙書遂尊

口口推功建德賜姓命氏

籍于公族同我宗子有歿之榮古今孰比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
詞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

惜哉

金石錄

李光進傳云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
今以碑證之良臣王父當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
卽大位遂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於時方在
貞觀初而史以爲中非其實也宰相世系表敘鷄田
列爲內地建置刺史之由案碑良臣王父賀之太宗
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表宜

緣此爲文然後子孫襲職始有因依良臣父延豐襲
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
贈工部尙書表旣未詳延豐生三子長曰光玘爲朔
方都將表亦無文而于良臣下卽書光進次光顏是
脫其長子不錄蓋于史爲失紀皆宜依碑爲據也永
叔作表當本其人之家譜而譜以子孫自敘必不踈
漏至此或雞田李氏傳譜已佚永叔但卽舊史所錄
而存之以備李氏宰相之一宜其有未備也與

投堂金石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歐公集古錄不收此碑趙氏

金石錄目作長慶二年據碑撰文者李宗閔結銜

云守禮部侍郎舊唐書宗閔傳稱其權知禮部侍

郎在長慶三年冬

新傳不載

至四年貢舉事畢卽權知

兵部侍郎矣碑文前敘李光顏戰功自庚子歲起

元和十五年

歷敘至鎮許昌斬木首平汴宋冊功拜司

徒兼侍中等事舊書李光顏傳長慶四年敬宗卽

位正拜司徒汴州李汭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

之師討之俄而誅汭遷太原尹仍于正衙受冊司

徒兼侍中然則碑文敘事已及長慶四年則非二

年所立明矣惟謂碑立于四年與李宗閔結銜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合則當是舊宗閔傳有誤也汴州李介碑書作木
木卽介字與个介相通同例尙書秦誓一介臣大
學作一个臣也良臣爲光進之父本姓阿跌氏而
碑稱李公是由光進光顏賜姓而追稱之也光進
碑已列于前而良臣碑以後刻乃次于後兩碑互
勘父子事蹟始詳獨怪元和十三年光顏請立光
進碑時何以不連及其父碑至十五年立光進碑
時又不并良臣碑同立皆不可曉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終